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宋 文 鑑

(三十)

呂 祖 謙 詮 次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宋 文 鑑

(三十)

呂祖謙詮次

國學基本叢書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

制策

制科策

孔文仲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夷狄向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艱于負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卽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朕饗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歟。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講政務。則日至中具。而猶多苟簡之習。烝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愴明神武。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寬關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訟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予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敍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

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實之論。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毋以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毋以謂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子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爲焉。對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充盡其極爾。何者。陛下莅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疎遠。切直之言。間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爲雖臯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其公讜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以此。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雋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慕。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尊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

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之本。一曰卽位。卽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爲強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爲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卽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讎。伺其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爲敵雖深。而能見效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效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國而國強。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

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柰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柰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柰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柰何驅之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楊子曰。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如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珍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爲。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尙王道。賤略強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闇而卽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失。趨其所得。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也。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患慕之而未臻乎。聖策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于任大守重。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于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僞。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爲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爲事業。而無不濟。

如權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水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爲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爲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養長也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已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爲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格趨鼎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爲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實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卽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自處於弗德之致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己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日食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曆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一交然後食此曆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曆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爲盛東京爲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曆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託於曆其要爲陰盛之應也陽浮爲天而主於動陰凝爲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也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爲祥瑞小人

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勞不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疎遠。而柔諛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爲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之。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絕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具。而猶多苟簡之習。悉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

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爲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羣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爲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愴明神武。臣以爲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爲持重之筭。而聽輕舉易動之疎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圍而抗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爲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爲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愴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之寇不足禦乎。聖策曰。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爲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爲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

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爲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爲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絺革。鳥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實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爲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而民有孳。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爲離散。以至剝落。雖有禹湯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畝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爲深憂。未足爲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

簡稽。臣以爲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也。籍雖衆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撮粟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施靡穀。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貴。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內。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調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官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爲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黥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黥卒。恃爲瓜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事之羣。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爲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爲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歛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歛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墮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于乎上。今之關市之政。密於布棊。均輸之吏。苛於翼虎。商

旅易業。轉爲它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約己以率爾。陛下約己於上。則六宮蒙化於內。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諭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聞又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唯其難制。是以制之宜甚詳。周法六鄉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卽而上之。至鄉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惟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敵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爲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已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翫躁不恥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爲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

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訟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倣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爲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爲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也。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法不用。而斷支刑足。爲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爲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孔子之後。則夫政雖期於推賞。而亦責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棄之。豈所以爲慎名。聖策曰。子欲興乎士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子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敘其始末之要。此見陛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貧。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墮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爲變雅。唐

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爲漸不及正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墮惰之所。伺也。視其有間。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實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爲莫如天道先陽而從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實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爲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爲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實之大概。欲人主不能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爲陛下深論哉。聖策曰。無以爲古人陳迹。旣久而不可舉。無以爲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送。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爲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正。悔亡。然則革之必至于元亨利正。然後悔可亡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于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

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爲治。相與謀謨於廟堂之上。至于風移俗易。徙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一制暮行而曉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蓋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又復。則法已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徒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愾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爲。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它。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墜器敗餽。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爲。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爲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正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爲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爲戒。

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問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陛下所舉而詢于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臣昧死謹對。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一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蘇軾

擬御試武舉策

陳師道

說書

小雅周之衰

蘇軾

君子能補過

蘇軾

大夫無遂事

蘇軾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張庭堅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張庭堅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蘇軾

問朕德不類託于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諷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